

人与自然

回家看花

门安欣

春花烂漫,公园里百花盛开时,我却喜欢回家去村外的田野看花。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桃树,都是自己长出来的;几年前的春天,窗前忽然生出来一棵小桃树,单枝、直直的、叶儿半圆、茎儿微红、嫩嫩的,像一个孩子乖乖地迎风站立。父亲给它培土,还在小树的周围插了几根树枝,怕孩子们把它踩了,女儿每次下学都舀一瓢水为桃树浇水,扑闪着大眼睛看桃树长,有一次竟然提着小手要把它拔高,被我喝住。女儿住校后打电话总问桃树长得咋样了,让我们体味了女儿爱花的童心。第三年,桃树忽然长得快起来,风一吹,雨一洒,阳光一照,呼啦啦枝儿伸出一路膊长,叶儿浓浓地往枝儿上爬,把窗前遮出一片绿荫,还竟然开了一树灿烂的桃花。桃花真好,粉红粉红的,花瓣里藏着乳白的叶心,针尖样的蕊,即使落下的花片也是粉红的,很美,为大地铺了一层油彩,绣出一幅图案。桃花捏起来轻盈的也不沾手,放在手心里它会坦然地落座,似乎在和你对话。女儿一次回家固执地要拿几枝回学校让同学看,我说:到处都是。可女儿固执,说:这是咱家的。我们就欢喜地看女儿捧着书包擎着一枝桃花上了车。女儿爱花,小子爱物。古语真是没有说错。而另一棵又悄然长在南墙根的桃树,花儿也灿烂地开了。

油菜花是春天开得最旺、最好、最香、最蓬勃的。哎呀,满野里黄灿灿的,一枝一枝的油菜花紧挨着,一朵一朵的花儿手拉着手心连着心;油菜花分出几蓬,每一蓬每一枝上都开得满满的,它们团结得真好。那种馥郁那种浓香会把你陶醉,你的心会在花丛里徜徉,花会钻进你的心,把你香得流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对油菜花的记忆是最深的,它是田野里开得最灿烂最敢大胆释放的一种花,又富贵又有一种野气。

桃花开,杏花败,梨花出来叫奶奶。我迫切要说的就是梨花了,梨花纯净,素雅,高洁,我一直把它作为我心中最喜爱最圣洁的花。我和梨花相依为命好多年,我们家的房后就有两棵大梨树,梨树枝穿过了我家房顶。我坐在房顶上,看一树的梨花,梨花的绽开和桃树杏树不一样,梨花是几朵形成一个小组,一枝上有几个开放点,仔细观察过的人会知道梨花形成了一个一个小窝,一窝儿结出十朵八朵耀耀的花,花是一窝一窝的,白的让人心醉,让人心净,花蕊好像姑娘的耳蜗,好像它在倾听春天的雨声,春天的鸟声。它的耳蜗让人想起漂亮而又调皮的少女,漾着美不胜收的笑看着你。我是在梨花的盛开中学会想象的,梨花的纯净让我的心远也让我学会了心静。不记得两棵梨树是怎样失去了,但我每次回家马上就会想起梨树当年站立的地方,想起当年那一树如雪的梨花;梨花好美,想起来都会陶醉,如我们少年的岁月。

村庄有很多很多的花,都开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无论在哪儿都会始终如一地怀念和牵挂。

翰墨春秋

漫游豫东话新宇

曹新林

前两年孟新宇在商丘办展览,我受邀参加。事后他陪同我到豫东农村采风,一天,我们来到他的生活基地——虞城县马楼村,这是一个类似黄泛区、不大富裕的平原村落。当时阴天,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树不见绿,砖瓦不见红,全都被泥土包裹和浸染。在新宇的引导下,我们到村头村里转悠,我极力寻找新宇画中的影子。对我这个受写实主义和印象派影响很深的人,在这村子里,我横看竖看、上看下看也都找不到孟新宇那画中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感觉来。我感叹,人与人之间的感觉、观察方法、内心的图式和审美取向的差异多么大。

当然,画画本来就不是画自个儿看见的东西,看见的实物仅只是表达感情意愿的原始素材。画家的本领在于把这些看得到的实体转化成一种看不见的意境,在于把这些原始素材有选择地按照自己审美原则去构筑个人心中向往的境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实现一种理想。新宇画中的玉米地、高粱丛、电线杆、红砖墙都来自生活的真实,这些素材一经画家的编排与造势,一经主观感情的强压和幻化,画面上呈现出来的已完全属于个人的情感领域,用新宇的话讲,“营造一个自我的精神家园”。

作为画家,具有丰富的情感及深刻的人文关怀是十分重要的。新宇出身虞城县孟庄村,农村孟庄的童年有抹不掉的记忆,他

常常怀念孟庄,常常想回孟庄,其实是想回到童年的记忆中去,这可能是新宇当前创作中最重要的情感资源,最能激起冲动的原动力。一个多情的“男孩”,在他的眼里,一条小路,一束阳光,一片高粱地,一根伸向远方的电线,一只跃起的小狗,都充满了童年记忆中的纯真与温暖。画中经常出现的那个梦游般的人,也许就是他自己,一个陶醉在净土般世界里的“神仙”,一个远离都市文明的“隐士”,一个童心的守望者!记得美国画家怀斯,因邻居女孩克利斯汀娜的存在,环绕她的木屋、山坡、草地、渡槽、溪水,一切都显得美好和神秘,充满着阳光与爱意,因此而激起画家怀斯无尽的想象与创作冲动。而当克利斯汀娜走后,一切都变得心灰意冷了。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情与爱是一种“内心的”或“精神的”事物,“处于人类精神、意识、心理领域最高层次的艺术现象,就像大地上空那飘浮不定、变化莫测的云霞和虹霓,永无定形,却万古长存”。正是这个最普通的道理,诠释了人类文明史中的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生成和不朽。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美的诠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与时代,万事万物可谓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更是闹出了许许多多的得失与是非。在当下的油画创作研究中,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油画并不重要,千方百计让作品打动人才是硬道理。油画(或别的什么画),王林的观点以为:可以是高技术的,崇尚技术的写实油画,也可以是低技术的或无技术的,消解技术的具象绘画,讲究的是技术运用的恰当性。孟新宇的油画,的确不是西方正宗正脉的油画,其油画语言不负载任何西方文化。并非油画科班出身的他,没有接受学院式的油画传承,没有朝油画的古典写实技法

回撤,凭着他良好的悟性以及多年的努力实践,可以说是杂七杂八地吸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文化养分以及技术资源,特别是受近距离中原文化民间美术和传统山水画的影响很深。自童年起就深深喜爱中原地区的木版年画、泥玩具、窗花剪纸、虎头鞋、兔爷帽、花鞋垫等,其造型古怪、憨厚、色彩浓艳简约,它们来自古代,有着商周秦汉的血统,那折射出汉唐时代瑰丽的狂想,雄强的气势……以及震慑人心的艺术力量,让孟新宇如痴如醉,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由此,孟新宇在他的油画中运用了传统山水画的构图样式,运用了民间美术中强烈的色彩对比,运用了敦厚古朴的造型手法,而相反则远离了西方焦点透视的构图方式,远离了印象派条件色写生的技法,远离了写实主义忠实于客观物象的观念,试图营造一种东方意境,东方技艺,东方人喜闻乐见的油画来。正是这样,孟新宇的探索获得了成果,其作品2003年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2004年第十届河南省美展中夺得金奖,2005年入选第二届北京国际双年展,2006年参加“无尽江山——南北油画邀请展”。很快又有画廊找他签约。

艺术之旅漫长而又艰辛,孟新宇才三十多岁,前途与问题都无量。关于艺术的当代性,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与市场的问题,艺术形式本身的诸多问题都会随时随地地来找麻烦,谁都不能不忠实地面对。现在看来新宇是有所思想准备的,他说得好:“我努力着,让画布上的每一块颜色,每一根线条都能与我心灵颤动的脉搏相吻,把自己平实的生命分配在每一笔色彩中,在饱蘸颜料的笔与画布接触的瞬间,让我的肉体凡身转换成相对恒久的生命。能不停地在这条路上跋涉,我就心满意足了。”



灯下漫笔 荒石随想

门朝露海

是真实的,真实得碍眼。荒石更是沉默的,即使身体里裹着玉镶着金,只要不是人为地发现,不管几千年还是几万年,它依然会默默地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安静地接受着风雨雷电,从不会感觉孤独,更不会张扬。

荒石是永恒的。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次风霜雨雪,甚至是雷霆怒吼,火山喷涌,它依然存在着。在乡下刚刚出生的婴儿,善良的母亲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常常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随处可见的荒石一样坚强,能经受得住疾病的折磨,承受得住灾难的打击,没有结束只有永恒,所以就给孩子取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名叫:“石头”,或者干脆抱着婴儿去拜一块巨石,喊一声:“娘!”一切的美好都寄托在这喊声中,然而母亲并不清楚,人就是人。因为人的无休止追求,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甚至萌生罪恶,所以烦恼、困苦、郁闷常常会因为人的追求和欲望而伴随一生,只到一滴清泪,清醒了,两眼一闭,重新回归泥土,所以人永远也成不了石头,更不能去永恒。

观古今,就像抱着孩子的母亲一样,梦想着自己也能像石头一样长生的人比比皆是,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生命长度,就在生命之外做文章,于是先人去了,后人就将他的名字铭刻在一块石头上,或者雕琢成他的模样,结果引来的不是墓盗就是践踏,石头最终还是石头,人却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模样。

其实真实世界总有三种体现方式:首先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像荒石,体现的是“真善美”。其次是是什么不说什么,就像华丽的墓志铭,引来的或是墓盗,或是产生罪恶。最后是该是什么还是什么,再次回归荒石时代,重新走向“真善美”。

浩浩荡荡,历史的车轮就像交替的日月不能停下,一个时代的进步势不可挡,然而尘烟弥漫中人类最不能缺失的就是“真善美”,否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让我想起恶劣的自然现象,想到了灾难和疾病。

我喜欢荒石,喜欢它的“真善美”,喜欢它的品质。

Advertisement for logistics services. Includes logos for '上海' (Shanghai), '原昊物流' (Yuanhao Logistics), '泰州' (Taizhou), '华洋物流' (Huayang Logistics), '恒美物流' (Hengmei Logistics), and '亚亨物流' (Yaheng Logistics). Lists various cities served and contact information.